

我有我天空 - 第 22 集 - 趙立基 - 勇敢積極的人生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J 趙立基 Jimmy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。我是 William，小時候常常聽媽媽或者家人說發燒要看醫生，燒壞腦部會很嚴重的，年紀小的便會想發燒吃退燒藥或喝多些水，再不是出一身大汗便行了，沒什麼問題的！今天身邊的朋友就真的因為小時發燒，而導致到現在行動不太方便，你好啊，Jimmy。

J：你好啊，William。

W：你的全名叫做趙立基？

J：趙立基，是啊。

W：一會兒稱呼為 Jimmy，好嗎？

J：Jimmy 好啊。

W：知道你童年因為發燒，導致到有些問題出現，而變得不方便了？

J：是啊。現在都五十歲了。當時六十年代，小時候家人都要上班，有一次患上小兒麻痺症發燒，那時沒有疫苗，現在的小朋友就很好每次也可以注射疫苗，當年就沒有的。一次發燒我的麻麻以為我沒有吃飯，雙腳沒有力。後來媽媽回來說不像，於是帶我看醫生，醫生說我患上小兒麻痺症。雙腳以後可能不能走路，所以其實發燒要很謹慎、不能掉以輕心，一次便可能會「中招」。

W：那時候你大約有多大？

J：當時大概一歲左右，我的婆婆還跟我說一歲前可以爬地下，去偷荔枝吃的，誰不知患了小兒麻痺症以後便不能走路了。

W：那時候你年紀還小，心情怎樣？

J：坦白說當時因為是小朋友，沒有太大的感覺。印象中我沒有什麼經驗走路這回事。小時候住在石硤尾，我也能走路只不過是爬地下，像小狗一樣爬，當時挺開心的，有很多小朋友跟我玩。玩兵追賊時就他們去捉賊，捉到的賊全

都放在我身邊，由我看著，並叫我做探長。我又覺得很高興，沒有太大的感覺，反而我對 William 你有興趣，你之前跟我說過你是沒有失明的，之後有失明就存在比較，所以我對你有興趣，想了解你心情多些。

W：如果以小朋友的角度看，就像被人拿了自己最心愛的玩具。又或者到了二十、三十歲有自己的工作、有自己的事業然後破產一樣。我當時的心態就是這樣。你說你童年居住在石硤尾，即使要行樓梯。

J：是。

W：那時你一拐一拐很不方便，你住在哪一層？

J：我住在五樓。

W：五樓，如果每天上學都是要行五層的。

J：是。當時有一段時間很幸運，有些西人看到我，於是把我放在小兒麻痺症的宿舍照顧我，在石硤尾我也沒有腳架輔助我走路，只是爬地下。進了西人宣教士創辦的宿舍就帶我到九龍醫院，去做一些腳架學走路，用手叉來學走路學行樓梯，所以上五樓辛苦，但當時又可以。當時讀書的年代學校沒有升降機，年級越高樓層便越高，六年級就是六樓。

W：是啊。

J：二年級就是二樓，當時也很辛苦，因為沒有優待你的，一定要爬樓梯，放學一定要落樓梯，沒有優待。這樣又好，磨練到我撐下去，跟小朋友一樣生活。

W：但你有沒有一些怨言？

J：都有的，比如在體育課時人人也可以玩，我就不能玩。記得在中一、中二的時候，我科科都有成績，只得體育科是沒有的，於是我跟老師說我想考體育，老師睜大雙眼望著我，他在說不讓你考會被說歧視你，我說我只想考試。於是老師說做四十下掌上壓就給你 B，我做了四十五下，真的給我一個 B。我好高興，我都起碼試過、參與過體育課，我覺得有時真的要爭取。

W：你年紀這麼小也識得這心態，挺好的。學業成績如何？

J：我是中游、僅僅合格的，都 OK 的。小學最厲害考第三，中學就考十多名左

右，都 OK 的。我又不是很聰明，肯勤力的，因為知道若果不讀書將來找工作會更艱辛，很早便想這件事。

W：是。但是你中學、小學的同學會不會覺得立基拿著叉佔的空間很大？或者有些歧視你？

J：我不覺得他們是歧視我，只是覺得很特別、很害怕接觸我的叉，反而我覺得沒有所謂。同學很害怕接觸我的叉，並跟我說怕我不喜歡，但我又覺得沒有什麼事的。就算到了大專讀社工的時候，我的社工同學都害怕扶我，怕我不喜歡。其實我又不怕，是這樣就這樣，接受現實。

W：有沒有特別的老友記？

J：幸好都有幾個是老友，正如你剛才說我在宿舍長大的，一直都有一班兄弟，大家都是小兒麻痺症的，有些事大家能夠分享到。在外面工作遇到不快，也可以傾訴。到大專時又有另外一班，所以也覺得很幸運一直都有老友記陪伴成長。

W：說完朋友，現在說家人，你得了這病家人當時怎樣看？

J：媽媽是傷心的，因為她覺得會否是自己的問題。

W：照顧得不好？

J：是啊。心想當時六十年代有誰的父母是不用出外工作？有時有些事要來便會來，我跟媽說不用介懷，現在也能夠生活，反而是安慰她，她原來一直也不快。

W：現在媽媽知道你可以獨立，可以算是放下心頭大石，但你自己出來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麼？

J：我讀社工，當初在香港仔那邊做社區中心內的工作。很坦白說，當時找工作面對很多挑戰，以我的年代讀完了社工後，有社工身份都有工作做的。但是我找工作真的很困難。

W：那是應該是八十年代？

J：是八十年代。去到社工界時旁人擔心我拿著叉、腳又行動不便，就不知道我

能否做到。我找工作要寫接近五十封信，但只得十份工作接見我，我覺得這個過程沒有對錯，若果員工真的不妥，又會很擔心。社工的要求能力就較大，到最後，當時我居住在觀塘，在香港仔遇到一位好好的僱主聘請我，在接見的時候很有趣。有一班董事見我，是一班街坊組織的，他們跟董事看履歷表時倒轉來看，好像不懂接見。他們看到這樣的情況就「我聘請你」，有時讀書多的人容忍力不是高。

W：你的背景特別。

J：他們跟我的僱主說接見他就聘請他，說了三分鐘。在大機構內有很多的康復計劃，最後可能也不敢聘請的，有時人是不可貌相的。

W：但當時你是做外展社工還是其他？

J：我在社區中心做籌辦活動、小組活動、帶人去體驗，有時會帶青少年去魚棚體驗過夜，所以要求的活動能力是很高的。當年還年輕沒有問題，現在五十歲就有些少難度了。

W：但會員或受眾來參加中心活動的朋友，看見社工拿著叉其實會怎樣看你？

J：有兩個角度的。第一會懷疑你的能力，但當見到你是做得好的時候知道是一個好的模仿，讓青少年知道其實傷殘也可以的。

W：付出給他們看。

J：是啊。以及我很受青少年及義工歡迎，能夠融洽相處。到深圳八十年代體驗時，覺得挺開心、有趣的。

W：我覺得很怪，人很多時會對某一件事想到很負面，比如見到你用手叉或拐杖，人們便會想好多東西，他會否成為乞丐？會否跌在地上？跌在地上後會否有意外？各樣各樣的想法。

J：一定會有的，有了經驗便可以。後來我到外國讀書回來時在社署工作，有時候在典禮上會找我擔任講者，有些人可能見到穿得不是非常齊整時，有些員工便會說要排隊你是參加者，要說一些安撫的說話，「不好意思有我的名字，趙立基是主禮嘉賓」。人有時就是沒對錯，有時真的覺得你只是參加者。

W：假設了。

J：是假設了。他的 assumption 是傷殘就不行的，有時會 label 人的 effect，我又覺得沒需要怪他們，最緊要讓他們看到人不可以貌相，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努力而已。

W：在八十年代，當時的交通配套真是不完善的，你每天上班要從觀塘去到香港仔，你便會很吃力及浪費時間？

J：都是的。那時首先要在觀塘乘坐地鐵到金鐘，在金鐘再轉 70 號去香港仔，真的很遠。有時是返”下夜班”時間，是兩點到十點，返到觀塘都差不多是十一點半，時間頗長，是辛苦的。有時我覺得人做慣了不會覺得是什麼一回事。有自己的優點，便會做很多很多的事。當然對我來說是好事，我很多謝他們的。

W：你有沒有試過在街上被人用很歧視的話談過？

J：一定有的，在小學的時候，讀的是屋村小學，有些媽媽見到便對著小朋友說你們不要頑皮，要不是就會好像他一樣。更有些人當著你面說「跛仔」，我們已經聽慣了。我覺得因為人說你而感到不開心，自己只會更加不開心。

W：中計。

J：是啊，我覺得沒有所謂。沒有誰是沒有特別事的，有近視、有遠視，很多人也有問題。所以我覺得沒有所謂。不過，我有些朋友都覺得不開心的。但不開心又可以怎樣？不開心你也要繼續做人，不如用一個正面些的態度來做人較好。

W：你第一份工作是社工，做得好好地為何要轉工？

J：我在外國讀書後，——我是拿獎學金過去的，——回來之後在社署做了一段時間，但發覺政府內的架構有一個”小老師”，有時覺得做人有著一個使命會好些，影響社會多些。於是，想過一段時間去了讀法律，有兩條路走。離開社署後一是做律師、一是做回 NGO(非牟利機構)，但後來我覺得做律師的錢可以賺得多些。但似乎對社會的影響不大，都是做回非牟利機構對社會的貢獻會多些。

W：那個年代當過律師真的很矜貴。

J：是啊。

W：出來受人尊重得很厲害！你家人有沒有跟你說做律師？

J：沒有啊。我媽媽好像什麼也不知道。

W：怪不得了。身邊朋友有沒有跟你說 Jimmy 做律師是好些的。

J：那時的朋友都有勸我，因為當時在社署出來時有些朋友問我為何離開政府。

W：因為有長糧。

J：是啊。

W：你都做了十多年。

J：是啊。你「唔衰咸豬手」也不會辭去你的職位，我覺得人生是需要有趣味，你在政府安安穩穩，到六十歲便退休，但不好玩。做律師是好的、有很多錢，但你只是做一些替人訴訟的事，你可能幫到一、兩個人；若果你在非牟利機構工作的時候，可能會幫到更多的人，比如我現在服務的會有教育、醫療、社會企業、社會服務，多很多的。我覺得人生沒有枉過，錢多不多沒有所謂，若果覺得沒癮的時候都是欠一些。可能我較為理想，遲些後也有可能覺得找多些錢比較好，但現在還沒有想到。

W：Jimmy 的性格挺不錯，看到你想去祝福更多的人，於是毅然出來了？

J：是啊，出來了。

W：出來之後怎樣？做什麼？真的做到你想做的事？

J：很坦白說，也有些距離。現在我做管理較多，管理神託會。

W：香港神託會。

J：是啊，最主要是負責教育、醫療、社會服務、社會企業等等，其實我是 CEO，做了管理層的事，但有時行政的事會花你很多精力，我希望透過工作服務更多人。在工餘時候，自己也會寫文章給社會、給報館發表一下，讓多些人留意得到。

W：用時事的角度？

J：時事。

W：哪一份報章？

J：寫過給星島的。

W：筆名是什麼？

J：趙立基。

W：都是用自己的全名？

J：沒有所謂。

W：有機會大家可以……有沒有說在哪天刊登？

J：沒有，是投稿。我覺得在會能夠幫到人，自己有機會在社會裡發聲是件好事。有時不要小看，覺得所做到的事可能很微小，但可能會因小而慢慢變大，沒人預料得到的。

W：巧合。有位朋友看完原理那篇文章，對生命有些改變真的很不錯。

J：是啊，開心的。

W：說回你的神託會，你剛才說從事教育工作，是什麼教育工作？

J：我們的會其實有六間學校，三間中學、一間小學、兩間幼稚園，將基督教作為宗教教育，希望同學不單止在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得到知識，還有一個信仰來支持他們將來做人處世、面對困難。這個教育很重要。醫療方面，我們有診所、普通科、牙科，特別之處在於我們請了一個福音幹事，會上門探訪病人，有時大家明白病人身體有病，但是心靈上有需要的，於是透過福音幹事探訪他們。

W：他們算是長期病患？

J：有些是，我們就會探一下老人家、長期病患的人，希望除了醫療身體外，心靈都有些安慰和得著。

W：說起教育，學生面對逆境困難的抵受力較弱，成了現在的熱門話題，你看著階段的進度，由你讀書到現在，你覺得小朋友是否真的很弱？

J：我會想，現代的青年人面對逆境的能力是弱的，但有時候要明白整個社會的架構一直在轉變，作為父母對他們的照顧多了，自然相對地他們的逆境能力會較弱。小時候的我就沒有，全都要自己處理。

W：正如你所說父母都要出外工作。

J：是啊。不能怪小朋友不行，當更正後明白人生有時會遇到一些逆境，所以學校舉辦一些生命教育，透過生命教育讓他們從一些正面性的思維去面對問題，比如是遇到課業上的問題、人際關係的問題，其實是否一定要依賴別人？你怎麼不能想一些方法？一些正面的方法？這就是培基中學所舉辦的生命教育，做得不錯的，拿了特首獎。

W：是否在鑽石山？

J：是啊。這間學校學生的成績不是最高，但是德行好，我很欣慰。有時不是一定要做最厲害的一個。

W：真的。正如我經常也有一個想法，如果人人也是天才、科學家、傑出青年，誰會幫我們煮雲吞麵？誰幫我們做清道夫清潔地下讓我們出外？有這樣的想法。說完教育各樣，你說你的中心醫療設備，現在香港的病痛跟以往的已不同，資料各樣也多了。有些人會說現在的資源太多，導致正在康復中的病人都太依賴了。比如你們行動不便，以前真的要靠自己推輪椅，拿著又在鬧市穿梭，現在可能一張電動輪椅按按鈕就行了。

J：我覺得有點兒矛盾，其實從自己的個案裡覺得應該盡量不要這麼快依賴工具，相對會影響他們的獨立能力，現在設備太多的時候，我們很容易去幫你，某程度上他是舒服了的，但是同樣地影響他的獨立能力。

W：未到衝破的時候。

J：比如我們的會做很多精神病康復者，當時我們都想他們在醫院出來後需要康復，在我們的庇護工場受訓練、或者中途宿舍受訓練，問題是真的要幫他們

康復的時候，其實要給他一份工作，沒有工作也是沒用的。

W：對啊。

J：於是我們舉辦社會企業，在我們的學校裡開辦小食店，給他們工作。當然是符合最低工資的。

W：你所指的小食店是賣腸仔、薯片那些？

J：更多，有三文治、飯盒、炒飯。

W：自己煮的？

J：是啊，我們訓練我們的員工、康復朋友做這些事，他們起碼有工作，有尊嚴地生活。

W：這方案真的可行啊！因為我覺得不應紙上談兵，真的要讓他們試試看，不是好像我教後天失明的公公婆婆拿著拐杖走路，說完理論一定要實戰。帶他們出走廊行一圈、或者走到垃圾房、或者走到升降機門口，無論多害怕也要面對。但是學生又怎樣對待員工？

J：很好。很多人聽到精神病患者就會很害怕，看新聞的多是說斬人，但其實你想一下普通人殺人率高過精神病患者。

W：當然。

J：但是我欣賞我的學生從接觸裡當他們是朋友，這個教育是要從小做起，從小到大接觸過會知道其實跟我們的能力是差不多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早期教育。較在課堂說給學生聽不要害怕這不要害怕那的好，讓他們見到、接觸到便會知。

W：有沒有一些個案令你特別感動？

J：我感動的是有時去看一些同事工作，康復朋友跟我說「Jimmy 很多謝你給我機會工作」，很開心。有一次電台訪問我們，訪問一個學生。他說：其實當初都很害怕他們的，但後來從買食物、聊天的接觸裡，我覺得他們跟我們差不多。
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種子。

W：是啊。

J：我們想像不到成效會在這裡，老實說我們的生意有蝕有賺，但這些經驗是買不到的。

W：明白，這件事希望家長有時不要說小朋友害怕，應該放開一點。你剛才說你五十歲，結了婚沒有？

J：未啊。

W：現在香港的港男很吃香，你還是專業人士。什麼原因不拍拖或結婚？

J：很坦白說拍過幾次拖，大學拍過、中一都拍過，其實我很花弗。有時拍拖就容易，但談到結婚就有很多問題要解決。女方要接受我的腳，她的家庭也要接受。有一、兩次經驗是，到最後她的家人不接受。但其實若果外國就沒有所謂，在香港要嫁要娶就要考慮到她家人。

W：中國人。

J：是啊。所以有些去到某情況我又不想難為女朋友，若果家人反對、你又猶豫的時候，不如就分開，勉強無幸福。

W：這件事我有些不明的。

J：是。

W：女方明明見到你的外觀是這樣，是已經知道的、是事實，而你們又有感覺的走在一起，理論上你們倆應該沒問題，若果你們倆肯堅持，便會開花結果。

J：這是理論上，但到最後女方要重新思索一番，拍拖時只是「月光很漂亮、花很漂亮」，到最後要跟你做人世了，她就要考慮。

W：會否遲些才公開？讓你們的基礎做好一點才跟家人、朋友透露會否好一點？

J：每次都是很認真、很謹慎去做，發覺都有些難度。我有些朋友又覺得 OK 的，最主要女方是很堅強，但我又較為喜歡女方柔軟一些。

W：照顧她？

J：是啊。我的朋友太太是很強的女性，面對的壓力會大些。所以自己都要轉變一下。

W：若果平時在街上有女性幫你，你也會給她幫？

J：會。

W：香港多不多……會用什麼方法呢？

J：去地鐵會讓個座位給你、有時下雨都會為你撐傘。

W：會這樣？

J：是啊。

W：挺好啊。你覺得香港人用的方法是怎樣？

J：我覺得最重要是自然，即是不刻意做出來。有時也會感覺得到幫你的會是自然做法。

W：明白。為何這樣說呢？因我身邊有些朋友行動不便，出街的時候很多人會過份幫助，變相令人覺得可能被標籤為能力較弱的人，聽起來好像不太舒服。

J：是。

W：另外，問一下你現在在福音機構裡工作，最大得著是什麼？

J：最大得著就是我發覺是由我一個人管治，而透過我可以令很多人得到信仰的祝福。比如是一些社企的朋友、青年人，我是沒有功勞的，我只是在管理裡面令到一些服務能夠做得更暢通地幫更多人，這個角色我又覺得很好。

W：將來夢想？

J：其實我跟一班朋友討論過，是小時候認識的小兒麻痺症病友。我看到中國有很多小兒麻痺症的小朋友，有時回去會見到他們在做行乞的工作，見到他們我的心有很大的感觸，就是不知在將來能否在中國內地興建一些小兒麻痺症

宿舍，因為他們真的有很多不能走路。

W：甚至是被家人遺棄。

J：是啊。所以我的夢想是若果真的有機會，在中國內地做好一些。香港的福利未必最完善，但中國內地的需要較香港大，這是我一個夢想。當然夢想是需要時間去看看能否做到，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

W：不單是這個夢想，最後也祝福你有機會再次拍拖，甚至找到真愛。有伴侶跟你同行這段祝福更加多人的路，應該更加開心。節目時間差不多，希望下次有機會上來的時候跟我說在中國內地已完成你的夢想，好嗎？

J：好。

W：再見。

J：再見。